

## 朗誦為何這麼火

汪金友



朗誦火起來了，最新的消息，是著名演員濮存昕將以「濮哥讀美文」為題，於一月三十一日在北京保利劇院舉辦美文朗誦會。據說這次朗誦會除了邀請白岩松主持外，還邀請了黃宏、凱麗、師悅玲、陶虹、吳京安等很多大腕明星，登台朗誦名篇名作。

去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我應邀參加了一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的《重溫經典，築夢祖國》朗誦會。擁有上萬個座位的人民大會堂，可謂座無虛席。而且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觀眾，都是中小學生。他們之中，有的是朗誦大賽的獲獎者，有的是當天晚會的表演者，還有他們的家長、老師，歡聚一堂，熱鬧非凡。

幾個月前，遇到一個朗誦大賽的評委。她告訴我，現在僅全國性的朗誦比賽和展演，就有幾個系列。比如「曹燦杯」、「夏青杯」、「全民閱讀杯」、「世界讀書日」等。預計全國參加朗誦比賽和熱愛朗誦的，可達上千萬人。她還說，因為新時代的原創作品很少，所以絕大多數的朗誦者，都只能朗誦古代作品和近代作品。希望我們這些愛好寫作的人，能夠創作一批可供朗誦的詩歌和散文。

後來一了解，果然在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朗誦熱。老家的一個縣，就有幾百個學生參加朗誦比賽，有的還在北京的決賽中獲獎。我們唐山市，還建了一個很大的朗誦朋友圈。不僅天天有人在上邊發布朗誦的錄音和視頻，而且還經常舉辦各種各樣的朗誦會。湖北的一些城市，每年都舉辦規模宏大的「童聲誦經典」活動。

為此，我決定編選出版兩本新時代的朗誦作品。一本為《中小學生朗誦詩文》，一本為《節慶朗誦詩文》。徵稿信發出之後，收到了一千五百多篇詩歌和散文。按照作品內容和比賽要求，我從中選了五百多篇，編入兩本書中。但願這些作品，能助朗誦更火更旺。

現在的朗誦，為什麼會這麼火？這與人生追求有關，也與時代發展有關。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基本滿足之後，就要追求更高尚更多彩更優美的精神生活。而既能展示自己，又能悅悅他人的朗誦，自為很多人所選擇。

朗誦，是指清清楚楚的高聲誦讀，也是把文字作品轉化為有聲語言的創作活動。「朗」，即聲音清晰和響亮，「誦」，即文字的語調和背誦。朗誦，就是用清晰、響亮的聲音，結合各種語言手段，來完善地表達作品思想感情的一種語言藝術。

朗誦不僅可以提高閱讀能力，增強藝術鑒賞，而且可以陶冶性情，開闊胸懷。因為朗誦具有文學性、藝術性和表演性，所以通過朗誦，能夠提高一個人的口語表達能力和社會交際能力，同時練就在自己在公共場合優美的語音、端莊的儀態和豐富的表情。

在人民大會堂，我第一次發現，原來朗誦竟然會有那麼大的藝術魅力。大師曹燦在朗誦李白《將進酒》的時候，表現的是一種「醉態」的慷慨高歌。名家殷之光在朗誦《重上井岡山》的時候，一邊擊鼓，一邊發聲，鏗鏘激盪，震撼全場。

濮存昕說，他舉辦朗誦會的目的，就是想通過這樣的活動，把美文傳遞給觀眾。生活要有溫度，文學要有厚度，而不是只吃飽肚子、過好日子，還要有精神上的力量。

是的，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讀好書，就像和高尚的人談話。聽朗誦，就像打開美妙的窗戶。

## 重遊「海上花園」的遺憾

姚榮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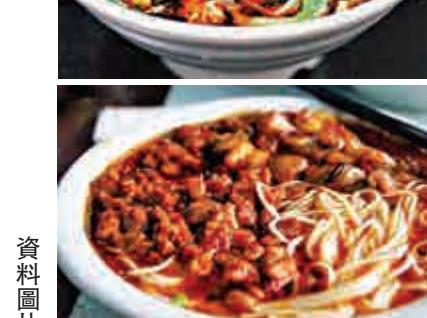
元旦前，友人約我重遊令人嚮往的「海上花園」鼓浪嶼，興奮不已。因為三十年前我作為記者曾去採訪過那裏舉辦的首屆旅遊藝術節，記憶猶新，正好向同遊者說說「想當年」的遊園驚夢……

鼓島小似彈丸，樂器多如牛毛。在面積不足兩平方公里的全島上居住六千戶人家，平均起來不到三十戶就有一架鋼琴，密度之高居全國第一。至於手風琴、六弦琴、小提琴更是多不勝數。我去訪聞名海內外的女詩人舒婷，她家裏就有一架鋼琴，她的娃娃也正在聚精會神看着五線樂譜拉小提琴呢！在旅遊藝術節上，上海趕來的上音聲樂系溫可錚教授不期而遇他的學生邢維立，他剛評上國家二級演員，相當於副教授，名師出高徒。學生作為嶼籍音樂家參加藝術節演出，欲請師母王述為自己伴奏，師母風趣地說：儂唱流行歌曲，你不會敲爵士鼓呀！學生忙解釋：這裏氣聲、美聲都流行，藝術歌曲知音更多，請師母就用鋼琴伴奏好嗎？遺憾的是這回上島未聞鋼琴聲，年輕導遊亦不知道這裏三十年前創以藝術節促進旅遊業發展。

廈門近年來經濟發展很快，硬件設施增建不少，但有點忽視了軟件方面的發展。鼓浪嶼旅遊藝術節竟然無疾而終，實在太讓人失望了。想當年，少兒鋼琴邀請賽何等風光，家庭音樂會更是獨一無二，還有鼓浪嶼風情攝影比賽，時裝和健美表演，海上體育旅遊活動尤為花樣多，環島賽跑、海上帆板、捉鴨游藝，妙趣橫生，別有情致。



陝西南路的小吃繁多，物美價廉



資料圖片



本文「陝南」跟中國西部無關，它坐落在繁華大上海的心臟，其

全名是陝西南路。這條路建於一九一一年，縱貫過去的法租界，舊名叫亞爾培路。它穿過繁華的黃浦、徐匯和靜安三區。此路南端有一條幽靜的小街叫紹興路，這裏曾是中國出版業響噹噹的一塊招牌。上海出版局、版權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文化出版社等中國出版業的王牌今天仍然駐紮在紹興路上。

紹興路被老上海稱為「文藝路」。這裏除了出版業巨頭，還有寬劇院和各種高檔私密咖啡館，其吃食昂貴、氣氛神秘且風光燦爛。一般小資對之艷羨但瞄一眼價格就知難而退。

紹興路的範兒很高，蓋因為它的歷史很輝煌且曖昧。除了名字

古怪的飯店、咖啡館，這裏堪稱金牌的老洋房飯店卻曾是海上聞人杜月笙公館，舊上海市長吳鐵城也在這裏有私宅；此處的公館菜品質和價格都是一流。而左近的西點西餐廳內一杯奶茶就六七十元。這裏私家書店也賣綠茶、咖啡，進去不買飲料只看書要遭白眼的。

我跟這條路有點兒緣分。一九八〇年代在這裏出版過書，後來赴美，仍有出國前的著作在這兒出版。近些年跟它交往就更多了。除了書籍，也應邀為這裏雜誌寫稿，記不清有多少個夏天在這法國梧桐遮蔽的林蔭下消磨。

因為出書或做選題、策劃，常應邀去紹興路敘談，幾乎吃遍了此處豪華的私家、公館菜甚至各種洋溢的西餐、咖啡，也坐遍了這條街大部分逼仄但價格可疑的茶點店

## 陝南小吃店

海龍

口，甫一上菜就滿座皆香。

這麼好的貨色又這麼親民，您可以想見必是高朋滿座，這裏唯一的遺憾是擠。好在都是家常米麵飯，客人至多為充飢，這裏出飯速度又快，顧客吃飽就走；只要不怕拼桌，此處客流量迅速不必太久等。

另外這裏幽靜不臨通衢，吃客大都是附近居民熟客，旅遊者大多找不到這類館子。

陝南舖子的另一個好處是乾淨。它清清爽爽一如上海市井人家的涓涓，服務人員多操蘇北口音，但風味卻是正宗上海。有次午間踱去，卻見唯一大桌被一外埠莊稼漢佔住，帶着一夥村民吆五喝六，把陝南的所有小炒點了一輪有十幾隻碟。

最大的是一盤滿是番茄醬的火紅松鼠魚。這夥人豪氣沖天大吃大喝，菜單結帳不過一百多元。

公館菜千元是一餐，陝南美味炒菜麵一客十元也是一餐；公館一餐是陝南一月的飯價。陝南的麵吃得舒坦，心裏也踏實。

## 絲路織錦承前啟後

小可



看「綿瓦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展覽，兩塊出土織錦：一塊「胡王錦」，另一塊「藍

地對雞對羊燈樹紋錦」，已是上千年前的殘件，於今看來，仍然驚為天人，簡直是珍品中的珍品，令人好生感動。筆者當天獨自參觀，也來參觀的兩位女士，與我合共三人，彼此互不相識，卻不約而同，凝神細看這兩塊織物，之後不期然為此滔滔暢談，交流意見，很有意思。

「胡王錦」是一塊以傳統平紋織成的織錦。平紋的特點是有經組織點和緯組織點，經緯交織，且交織點甚多，顯示其品質上乘。當日筆者看展覽，隔着玻璃箱，仍能看到箱內放置的「胡王錦」表面平整，感覺得出它很輕很薄，而且耐磨、透氣，很有飄逸感。多個連珠

紋圓框組成圖案骨架，圓框之間有十字小花紋樣。黃地、綠色顯花、紅勾邊的織物殘存，於左邊尚能顯現一個正一個倒共兩個牽牛人物的形象。織錦上有「胡王」二字。這是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另一塊，「藍地對雞對羊燈樹紋錦」，黃、紅、藍、白四種顏色顯花，藍色襯底，中間一列燈樹乃主體花紋，燈樹之上有對雞和葡萄樹，燈樹之下有對跪大角羊，羊頸上有綵帶，羊的長角誇張地向後彎曲；塔形燈樹上有花燈，樹邊有放射線，異域藝術表露無遺。有專家認為，這塊織錦反映古代上元節（元宵節）「火樹銀花不夜天」的情景。以上元燈節火樹銀花為題的圖案紋，於北朝時出現，隋唐時更為普遍。此織錦是唐朝產物，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看展覽中的織物，可知當時中土與西域的溝通往來異常緊密，當中不排除

中土的織物工藝師曾目睹或聽聞有胡化織物的需求，主動設計了一些可能為西域接受甚或帶有西域織物特點的織錦，再將織物送至絲路。又或者是西域日益發達的絲綢生產技術回流，反而逐漸影響中土。絲路上的織物上面有羊、鳥、鹿、象、獅子等各種動物圖案，以及與伊斯蘭教有關的花紋，加上深目隆鼻的胡人形象等，這些在中國西北地區出土的織物殘件，內容豐富多彩。

展覽以「綿瓦萬里」命名，名字取得多好——絲路綿瓦萬里，綿延不絕。絲路織錦，承前啟後，體現其時中西相互影響，漢胡互相學習，和諧共存，值得當今世人學習。今天中國的「一帶一路」，其思路正是承傳於古絲路的核心思維，交通網絡一旦打開，四通八達之下，天涯咫尺，貿易、文化等諸多不同元素，都能互相影響，共生共存。友好互惠交往，並沒有誰佔誰便宜，讓不同人種生活更添姿采，世界更加美好！



▲「藍地對雞對羊燈樹紋錦」內容豐富

作者供圖

## 感念居宛

二月河



我本身山西昔陽人，當年初來到河南，在陝州、洛陽一帶游弋，十三歲來到南陽，和這塊原本陌生的地方結了緣。我喜歡這裏的生活。

這個城市很小。我到南陽時，這裏只有三萬餘人規模，三里地的老城區，只有解放路那麼一條主街。從地區行署出城，外面就是一大片的菜地，菜農們在這裏種菜給城裏人吃用。現代的城市居民早就不能養雞了，我來的年頭因為吃蛋要憑票，每月和老伴只有一斤蛋票，因此老伴養了六、七隻雞，其實和一個農家大院無甚分別：我的鄰居們幾乎家家餵雞。

這就有買雞飼料的任務：弄一個大編織袋，到飼料廠裝那麼一袋，弄到自行車上搭起來，拐拐跳跳騎回家一放，其餘之事我不管，老婆去忙罷。但雞菜就麻煩了，市面上沒有賣雞菜的，得自己去找。沿城馬路上，有連運輸帶倒賣菜的人力板車老闆站在車邊打着赤膊，一聲聲熱辣辣的吆喝「賣菜啦！」行人們就圍上去，挑菜買菜。在這裏，人們有的穿單衫，有的打赤膊，有挑菜揀葉子的，有的爭價錢——一片熱鬧夾着人們的鬧聲，小孩子的哭聲，留下汗珠的汗臭味兒渾在這一處，煞是熱鬧，這就是南陽的菜市。有跑群幫的，也有跑單幫的。還有大街小巷奇怪的景觀賣水車拉着水——純淨的白河水是比井水更受歡迎的玩意兒，一桶「二分」賣給茶館，也賣給平常人家。我撿剩菜葉，就擠在這些人衆中間，看到賣菜車就不言聲趁着擠過去，撲在地下撿拾人們賣菜拋棄的青菜葉子，倒也不遭老闆和人衆的嫌棄。只是有一次我撲在車下撿葉子，手划拉着，突然碰到另一個人的手，起初以為是同道，這是常有的事也不着意。過了一會兒，那人蹲起身來，笑吟吟對我講「二月河老師，撿菜餵雞呀？這是我替你撿的，應該是夠用的了，您帶回去吧。」

這使我很意外，也很狼狽，因為在公眾的眼裏，我其實是個很輝煌的模樣。過年過節市裏年節聚會，常在主席台上對着衆人說幾句祝福拜年的話，沒有想到這種場合——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和一個尊敬我的人遭遇交匯！我頓時怔住了，也不知道咕噥了句什麼，匆匆就去了。

城太小，人太少，這也不算什麼丟人的事。不過，我也就不再為雞撿菜了。我畢竟是個小知識分子脾性，太愛面子了。因為平常市民



、老頭孩子幾乎都認識我，不要弄得和自己的公眾形象差距太大。不單買菜這些事，就是買飼料，自己進食堂吃飯，也是要注意一點的。

因為環境不寬，城市小，愈發可以清晰照見南陽小市民衆的聰慧、善良、簡樸、互助的這些品性似乎混在空氣中，洋溢在血液和筋骨裏，似乎都認識又似乎都不認識，擠在一處過日子。人和人之間好像都有某種親情和熟知，不由得人產生一種格外的溫馨和貼切，有時早上上班，會遇到完全陌生的婦女帶兒子去上學，突然對面遇上，那婦會把兒子拉過來，蹲在地上的兒子低語介紹：「這是你二月河爺爺，會寫書，寫了好多本書了，你得努力向人家學，將來也有這本事，媽和全家都高興。」那孩子睜得圓圓的眼離我不到一尺，瞪着眼對媽媽回說：「二月河爺爺的頭好大！」

有時我買菜，在賣菜車邊撿了許久，正準備請他上秤，賣菜的人會突然來一句：「老師，不用稱了，這是我自家種的，你帶回去吃吧——嗯，這菜沒上農藥！」有一次我到淯陽橋南頭買菜，返回路上覺得手腕子有點酸，就把菜放到路旁賣肉的案子上休息，不料剛放下，周邊賣菜的賣肉的炸油條小舖老闆，還有修理自行車的師傅，六、七個做生意的小老闆都站了起來，「二月河老師，我的自行車就在這裏，把你菜放上去帶回家吧。」

這使我感到，生活在這裏好比就在自己家，親情不呼自到，隨時而且隨地，因此我在玉

雕節和中藥節「雙節」的會上當着數萬人發言說：「南陽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我就死在南陽不走了！」

這也不是一時的激情之語，而是由衷的肺腑之言。我還真是稍作研究了。日本有個城市也叫「南陽」，日本人對他這個城市的評價是「最適合人居的地方」，他就這麼解釋，我們大陸沒有這麼解釋，我看是因為我們有太多可以如是解釋的地方。

這裏的緯度、海拔，所佔的水平線和世界上很多名城暗相契合，這裏海洋的距離，物產降水量和風雨霜雪的降量非常適合中原人民生活需求，這裏的交通，長期佔據着中國北方漢城市和南方楚文化諸城地帶，擁有張衡、張仲景、諸葛亮諸世界級大師在城中大展風華。

我說她好並不是說她沒有缺點，我的意思是什麼呢？南陽所擁有的好條件都是不可更替改逆的，而南陽的缺點卻都是暫時的，可以經過努力得到改變的。前不久接受媒體採訪，我談了自己這些感受。他們問的問題是南陽人為什麼這樣善良，我回答「南陽人聰明，懂得善來善去」，這樣的交流會給南陽帶來無限的溫馨生機。

我生活在南陽已近六十年，這裏的山水，這裏的城市建設經濟建設都是以驚人的速度在改變，我在本文中所描述的南陽已和今天百萬民衆居住的城市有了徹底的變更。

願我們今天的人更珍視她！

古怪的飯店、咖啡館，這裏堪稱金牌的老洋房飯店卻曾是海上聞人杜月笙公館，舊上海市長吳鐵城也在這裏有私宅；此處的公館菜品質和價格都是一流。而左近的西點西餐廳內一杯奶茶就六七十元。這裏私家書店也賣綠茶、咖啡，進去不買飲料只看書要遭白眼的。

我跟這條路有點兒緣分。一九八〇年代在這裏出版過書，後來赴美，仍有出國前的著作在這兒出版。近些年跟它交往就更多了。除了書籍，也應邀為這裏雜誌寫稿，記不清有多少個夏天在這法國梧桐遮蔽的林蔭下消磨。

我跟這條路有點兒緣分。一九八〇年代在這裏出版過書，後來赴美，仍有出國前的著作在這兒出版。近些年跟它交往就更多了。除了書籍，也應邀為這裏雜誌寫稿，記不清有多少個夏天在這法國梧桐遮蔽的林蔭下消磨。

我知道出版業不算景氣，公務宴請經費有限，三、四個人吃飯動輒上千元我感到壓力。可有時候談事繞不開吃飯時間。不知情的人常言上海人門檻精，但我幾十年間打交道的經驗卻證明上海朋友大多比北方人講義氣。我掏錢付帳全無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法避席。我發現，只要我離開，座談的朋友們在食堂或他